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Third Edition

Individual Bases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第三版]

第1卷 青少年发展的个体基础(中)

[美] 理查德·勒纳 (Richard M. Lerner)

劳伦斯·斯坦伯格 (Laurence Steinberg) 主编

张文新 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第三版]

第1卷 青少年发展的个体基础(中)

[美]理查德·勒纳(Richard M. Lerner)

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 主编

张文新 等译

Ha

Ad

Third Edi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 (美) 勒纳, (美) 斯坦伯格主编; 张文新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303-19343-1

I. ①青… II. ①勒… ②斯… ③张… III.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 IV. ①B844.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2480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QINGSHAONIAN XINLIXUE SHOUCHE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48.5

字 数: 214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8.00 元(全六册)

策划编辑: 关雪菁 周雪梅

责任编辑: 齐琳 乔会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民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3rd Edition, Volume 1, Individual Bases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3rd Edition (9780470149218/0470149213)

by Richard M. Lerner and Laurence Steinberg

Copyright © 2009 by Wiley & S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中文字版专有翻译出版权由 John Wiley & Sons, Inc. 公司授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和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本书封底贴有 Wiley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1-1170

第 9 章

青少年期的同一性形成与自我发展

詹姆斯·E. 科特(JAMES E. CÔTÉ)

青少年期同一性和自我的研究已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主要障碍在于定义方面。这两个概念是无数心理和社会过程的高级抽象，因此，无论在操作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上，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公认的唯一定义。相反，我们却可以通过不同水平的分析来识别这些心理和社会过程，并发现它们潜在变化速度与类型的不同特征。此外，这些概念取自多个学科和认识论的观点(Côté, 2006a)，基于这些不同观点的研究有时会对同一个结构进行不同的实证测量。结果出现了两个非常大的研究领域，即基于同一性的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和立足自我的自我心理学(self psychology)。这两大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和争议性的领域，不同的研究者有时会使用同一术语指代截然不同的现象(Côté & Levine, 2002)。同时，两个概念都为理解人之为人的本质做出了基于人文主义的整体尝试，其本身就值得学术界最具智慧者关注。

考虑到这两类文献数量上的庞大，为与本章内容一致，本章论述

的焦点将放在与青少年期的发展最相关的那些工作上，而不是只描述概念相关因素的那些内容，尤其是关于青少年期之外的人生阶段的研究。也就是说，关注那些表现青少年期质的变化或者潜在变化的基本过程。另外，因为这两个领域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拥有不同的理论根基，所以每个研究领域可分别加以探讨，只有在研究中使用两个结构时才会出现交叉现象。

为了更好地论述每一个研究传统，首先会讨论每个概念的解释性结构，以便揭示这些传统最基本的差异；然后每一传统的文献都将在（同一性和自我）发展问题的理论构想和实证调查方面接受批判性的分析。这种分析包括识别每一传统的理论根基、阐释它们的方法论、评价它们主要的发展结果。本章开始时介绍如何更好地整合青少年发展的自我和同一性取向，结尾部分将对这两种传统关于发展问题的实证调查进行评价，小结部分进而讨论最新近的研究方向。

定义方面的问题

同一性和自我的概念都是多维度的，如上所述，没有唯一和简单的定义。由于这一原因，以及为了说明同一性的文献与自我文献的区别，我们首先提供一个关于定义的核查表，表中详述了与每一概念结构相联系的过程、结构和内容的分类系统。

在统一性的文献中，同一性(identity)指个人心理功能，人际行为以及对角色、价值观和信念的承诺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正如我们在埃里克·埃里克森的著作中所见到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同一性的本质。而且，一致感和连续感是自我同一性的明显特征，即具有强烈同一性意识的个体会体验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中他/她自身都是一个统一体，同时又能清晰地区分他/她自己与别人以及自己与所经

历的人际关系环境之间的不同。按照在同一性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埃里克森的观点，我们可以根据三个关键的定义性成分来描述同一性的结构。

- 过程——自我同一性：跨时间和跨情境的功能上连续性的感觉和行为表现；使这种功能连续性得以实现的自我力量来自于八个心理社会阶段（信任、自主、主动性、勤奋、同一性、亲密性、繁殖和整合）中每一种主要任务的解决。
- 内容——社会角色（自我建构或者基于他人的期望）、个人认同和共享价值观（在信念和态度上的个人变型），这些形成了内化为个体一部分的持久承诺的基础。
- 结构——将角色、认同和价值观的组织纳入稳定的结构（如内容如何被个体或者为个体组织起来）；尽管提供了整合外部世界信息的过滤器，但这些结构还是根据它们对变化的开放性程度而发生改变。

在关于自我的文献中，自我根据意识、反省知觉和受激励的自我调节（冲动控制和服从的其他形式）来定义。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的确，关于自我的一致认可的定义仍旧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自我和同一性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elf and Identity）将网页的标题行设置为“自我是什么？”该资料来源承认关于自我没有“广泛被接受的定义或描述”。然而，它确实提供了对自我定义的“最好尝试”，具体如下。

人类的自我是一个自我组织的，描绘个体的思想、情感和动机的交互系统。它带来关于身体和心理存在的持久体验——一种现象学上的恒常性和可预测感。自我本质上是反射性的和动态的：反应灵敏且稳定。（Hoyle）

这一资料进一步指出：“怀疑论者可能会争辩说即使这一定义强

调了基本问题，但仍没有解决好。他们也许是正确的，然而，这一定义表达了我们从几十年的科学调查中所了解到的关于自我的活动性内容，即使不全面，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关于自我的可信描述。”尽管存在很多模糊之处，我还是提供了下面这些关于自我结构的描述，这些描述在青少年期的文献中常被当作自我的概念。

- 过程——一种对个体如何被他人感知的持续监控和反应性评价，最终达到持久和整合的内部的个体意识。
- 内容——是与各种领域社会功能相关的自我概念，如家庭、学校和同伴群体。
- 结构——将自我概念的重要等级体系形成一个结构，该结构建立在独立于他人或者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反射性评价和文化期望基础之上。

在继续下一步讨论之前，从几个方面对自我和同一性文献中所用的术语进行深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两种文献使用相似的术语某种程度上出于以下原因，即自我心理学(self psychology)强调一系列关于相互作用水平和社会结构水平各种重要问题的关注，并涉及埃里克森同一性的精神分析取向中突出的执行和合成功能。但是，自我心理学(self psychology)更强调自我结构和同一性的维持，而不是青少年期的同一性形成和自我发展。对维持问题的关注倾向部分根源于在自我的人际研究中将自我与个人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等同，这方面已经主导了自我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当自我的执行功能成为关注焦点，对于这些功能如何产生以及随年龄增长如何更为分化等方面的研究需要变得越来越清晰。然而，这里需指出的是，自我心理学(self psychology)倾向于将自我和同一性概念混合使用，而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取向能更清晰地区分这些概念。

埃里克森提出了一个复杂的人格模型(Erikson, 1968, pp. 216-221)，这个模型包括一个比弗洛伊德模型更为分化的自我观，注意到

这点有助于区分该领域术语之间的差别。埃里克森将自我(ego)这一术语作为最“积极的”，而且大多是人格的无意识(unconscious)力量，它完成人格的整合功能(synthetic functions；积极解释情境和形成关于现实的建构)以及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产生关于自我的慎重表征和印象管理)。在形成自我同一性的概念时，埃里克森观察了人们如何能维持或者经常丧失他们跨时间和跨情境的时空连续感——自我同一性的要素。换句话说，他研究人们如何能维持或失去他们关于现实建构和行为管理的内部连续感。

同时，埃里克森假设人格也包含一个“整体”的自我，这个“整体”的自我是由许多“具体”自我组成的，每个自我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符合。这些具体角色的自我是在学习和相似情境中重复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埃里克森以下面这种方式来解释对弗洛伊德人格三分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修正。

只有从自我中分化出各种具体自我之后，我们才能把从弗洛伊德最早时期开始就具有的领域赋予自我。这种内部力量的领域通过审查和整合试图进入我们的思想，命令我们行动的所有印象、情绪、记忆和冲动来保护我们一致性的存在。这些印象、情绪、记忆和冲动等可以出现在任何时间序列中，如果没有被缓慢成长的和可靠的警觉审查系统所分类和管理，将会使我们分崩离析。(Erikson, 1968, p. 218)

因此，埃里克森假设人格既拥有自我(ego)中的动力结构，也具有自我(self)中基于内容的结构，而后者组成了角色扮演和角色塑造内容的宝库。我们下面将更详细地分析埃里克森对于同一性领域的贡献。

同一性形成的埃里克森取向

在社会科学领域，埃里克森被认为是同一性理论的先驱，对许多

同一性构想具有深远影响(Weigert, Teitge, & Teitge, 1986)。直到1994年过世,他一直被人们视为是一位“对人类发展观点的新局面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创造了同一性危机”,1994)。基于弗洛伊德父女后期对自我的研究,埃里克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着重研究同一性的概念。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才对同一性概念进行广泛研究,从那时起,有关同一性的文献数量急速增加,特别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Côté, 2006a)。

作为尝试构建人类发展统一理论的一部分,埃里克森也提出了个体一生心理发展的八阶段理论。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试图建立综合的理论以统一我们对人类发展的理解,但是之后的学者要么依靠这些理论成果,要么避开使用所谓的“重要”理论框架来指导他们的研究(Sorell & Montgomery, 2001)。但是,并不是埃里克森的“重要”理论激发了大多数实证研究,而是他对同一性阶段的更多一般性的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里克森对心理学中青少年期同一性研究的影响主要是:提出了该阶段关键的心理社会任务是形成一种连接儿童期和成年期的切实可行的同一感,而这种同一感的形成需要将根植于儿童期的认同感整合进一个连贯的成人同一性之中。因此,同一性形成的心理社会任务被认为是青少年期的“规范化事件”,即这在大多数人身上都会出现(Erikson, 1963)。然而,埃里克森同样指出了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于特定人群同一性阶段的有意义延迟的发生方式(Erikson, 1958)。在其著作达到顶峰之前的四五十年中,这些对同一性阶段的延长被认为是特例,仅仅在一些文化中被发现:就大学的入学率而言,主要出现在那些富裕的和其他能够负担延迟的处于同一性阶段的个体中。然而,青少年晚期之后同一性阶段的延迟现在在许多社会环境中似乎是一个规范化的事件。

埃里克森(Erikson, 1968)假设青少年期向成年期的转变构成一

个“制度化的延缓期”(institutionalized moratorium)。这一假设来自于他的生命全程(他更喜欢的称谓)的一般理论,该理论提出,在大多数文化中每个阶段都存在某些类型的心理社会延缓,使得每个刚进入某阶段的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熟悉该阶段。他也指出一些文化提供了结构化或制度化的环境,以作为每个心理社会延缓期的向导。埃里克森在大多数有关同一性阶段延缓的著作中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化都为他们的新成员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化导向来指引他们从儿童期跨入成年期(本概念的“制度化”部分),同样,对特定社会责任的“暂停”(time out)也会造成在过渡期的“延迟”“延缓”部分(delay)。据此,埃里克森认为大多数文化提供给青少年一些对成人责任的延缓结构,在这期间,青少年可以有时间在导向性的社会结构中形成他们的成人同一性。

正如个体所需要的,社会差不多都提供一个介于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被许可的中间阶段,即制度化延缓期,在这期间“内部同一性”的持久模式被安排好了相对的完成时间。(Erikson, 1980, p. 110)

这些制度化的延缓期通常允许年轻人尝试各种角色(如果他们希望如此的话),并且不需要他们接受或承担固定的责任和承诺。这种尝试可以采取各种探索形式,包括旅行、游历、求学或仅仅是一段时间的“休学”(Erikson, 1968, p. 157)。在 20 世纪 50 年代,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延缓有时能持续到 24 岁,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但在当时更为常见的现象是到十几岁中的后几年(Erikson, 1958)。埃里克森也承认,这些尝试根据社会对同一性延缓的结构化程度,以及在延缓期要求青少年与成人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的一致性程度,不同社会间会有差别(Evans, 1969)。例如,求学是高度结构化的,而游历则是结构松散的。

埃里克森也假设在人们通过某一阶段以及面临与该阶段相关的挑战时,人们在八个心理社会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潜在的危机。据此,他认为延缓期能为个体提供一个重要的间歇机会,在此期

间采用与个体经历的具体需求相一致的方式来解决危机，这与引发危机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埃里克森提到了同一性危机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并指出它们会在延迟(Erikson, 1968, p. 17)、严重性(Erikson, 1958, p. 47)以及恶化(Erikson, 1975, pp. 20-22)等方面存在差异。同一性危机的严重性在加深的同一性混乱感和不稳定的个人与社会角色清单中清楚地展现出来。当角色清单在很长时间内持续不稳定时，延迟的危机会非常明显。此外，恶化的同一性危机涉及对建立一个稳定角色清单的重复但不成功的尝试。

即使人们对埃里克森的研究存在普遍的误解，但认为埃里克森关于同一性危机并不一定使随后要进行的自我发展变得艰难这一理论主张还是很有价值的。的确，与他研究中通常的观念相反，埃里克森认为即使在美国社会中，严重的同一性危机也并不是一个文化常态。用他的话说：“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能够以一种友好的认同方式与他们的父母相处。”(Erikson, 1968, p. 33)在这方面，他认为那些将同一感投入到其文化的“技术精神”(无论何种技术类型)之中的人，同一性危机是最不严重的。与严重的、延迟的或恶化的同一性危机相反，埃里克森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年轻人能以一种温和的、几乎没有区别的形式来解决同一性危机。在现代社会之前和部落社会中，社会所有成员往往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必须做出生产贡献，成人团体用典礼和仪式来引导大多数年轻人度过这个阶段，以保证同一性危机持续相对短的时间，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其成功解决(从而将严重危机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按上面所阐述的，我们可以看出埃里克森是如何研究多种文化，从而发现青少年期的结构以及同一性形成有关的任务方面的巨大差异。但是，他对于当今美国文化(他作为一名成年人居住的地方)有偏向的表述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在美国文化中，同一性阶段任务的解决基于在一个相对延长和结构松散的青少年期中的选择和个性化，特别是对于大多数群体——中产阶层和富有的男性而言。例如，在名

为“美国人同一性的反思”的章节中，埃里克森表述了这样的观点。

美国人的同一性形成过程似乎支持了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只要他能够保持对自主选择的某种深思熟虑的探索。个体必须能够说服他自己，下一步由他自己做决定，并且无论他现在在哪或将要去哪，如果他愿意，他总有选择离开或转向相反方向的机会(Erikson, 1963, p. 286)。

正是在这种基于选择的同一性危机类型上，大多数自我同一性的实证陈述以美国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如马西娅的同一性状态模型，稍后讨论)。但是，埃里克森从不认可这种实证取向，可能由于它只代表了对同一性阶段的一种具体的文化反应。同一性危机的其他形式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内部冲突解决，或者从具有依赖性的儿童到服从权威的成年人的认同上的情绪转变，并且在其他文化中，这些方面会更普遍并得到更显著的发展(Côté, 1986; 对更多基于冲突的同一性危机的操作化)。基于冲突的危机可能更具情绪性而非认知性(矛盾心理和愤恨)，但是仍会导致认同的重新组合和强化(Erikson, 1968, 1979)。“危机”的另一种形式已被很好地制度化，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被引导着经历同一性的转变，这些转变是以社会认可的仪式和学徒资格为基础的。就通过的仪式而言，突然发生的危机包括潜在的精力损失，或者无能力忍受痛苦和不适(Côté & Levine, 1987; 各种危机和阶段解决类型的讨论)。埃里克森的一小段引文有助于强调同一性危机的不同形式和其重要性。

个体的同一性发展总是从属于他所在群体的同一性，尽管凭借同一性他将确定其个体风格。对于个体差异，我们通常无法完全感知。特别是在一个外国文化中，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人缓慢地经历同一性危机，与个性化相比，人们更强调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可能会抑制危机某些方面的言语表达和意识，只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揭示它。或者个体的经历可能彻底地淹没在仪式和程序之中，这似乎夸大了对个体决定的恐惧感，作为出路，也提供了对榜样最有限的选择。我们只有学会研究它的变化才能得知这个过程的性质(Erikson, 1959, pp. 105-106)。

尽管埃里克森对于同一性危机及其变化有进一步的著述，但社会科学家似乎把这一概念的实证研究遗忘了(Baumeister & Muraven, 1996; Honess & Yardley, 1987)。除“危机”这一概念非埃里克森的解释之外，对这种冲突类型关注的缺乏可能是因为，在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基于选择的同一性危机已经如此普遍并被延迟了，以至于对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来说，在成人社会没有稳定角色的情况下走过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也被认为是正常的(Côté, 2000, 2006b)。埃里克森自己也认识到，对于某些人来说同一性危机概念背后所隐藏的含义也许会丢失，这些人仅从最严谨的内涵方面解释同一性危机概念，认为它是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不是以一段时间的意义来定义危机，个体在这段时间内必须决定和着手为不确定的将来做准备。埃里克森认同危机的概念既包括危险也包括机会(Erikson, 1968)。

最后，应该注意到，埃里克森并没有提出任何操作化的定义，或者形成他自己与同一性相关概念的实证测量。相反，他更喜欢个案研究的临床取向和基于个案研究的理论结构的归纳法。这一独特的方法特别适合于他受到称赞的心理历史学研究(Erikson, 1958)。他的著作仍然是足够丰富而富有建设性的，激励了许多有关同一性形成的实证研究，如今正为我们所用。

同一性形成的实证研究

受到埃里克森著作的激发，同一性形成最早的实证研究利用纸笔测验评价了同一性阶段任务的解决(Constantinople, 1969; Simmons, 1973)和自我同一性的力量(Rasmussen, 1964)，并将这些结构看作一个连续体。但是，这些系列调查被马西娅(Marcia, 1964)同一性形成的操作化所超越。如果最先的这一系列研究继续进行并获得更多研

究者的关注，那么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工具来形成人口学常模以识别埃里克森提出的规范化发展类型，并且获得能识别有问题的同一性形成之下的阈限值。这将遵循埃里克森的观点，即大多数人能充分解决同一性阶段问题，但是人群中有一定比例的个体在解决同一性危机时经历困难。在结论部分，评价了支配过去同一性形成研究 40 多年的马西娅取向之后，我们提出了回归这种取向的建议，特别是根据采用马西娅取向之后出现的向成年期转变的延迟。

对埃里克森工作进行操作化的第一种取向是一个更标准化的心理测量取向，这一取向让位于形成了马西娅的操作化基础的克罗格 (Kroger, 1993) 称为“维度”(dimensional) 的取向。这一取向包括假设隐含于同一性形成之中的交叉排列的两个维度——危机和承诺——创造了四种同一性状态，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

同一性形成的同一性状态取向

马西娅的 (Marcia, 1964, 1966, 1980) 同一性状态范式已催生出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均根源于埃里克森的著作。基于对埃里克森的解读，马西娅假设四种同一性状态描绘了同一性的四个阶段化进程：同一性扩散 (identity diffusion)，同一性早闭 (identity foreclosure)，同一性延缓 (identity moratorium) 和同一性获得 (identity achievement)。这些状态根据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操作化：①对可选择的目标、信仰和价值观的有意识的思考 (代表同一性危机，但被称为“选择”)；②作为未来行动可能路线的这些思考的整合，用“承诺”来表述。最初的测量是一个半结构访谈，评定了同一性的三个领域：职业、政治和宗教。随后形成了这两个维度的操作化纸笔测验，为了便于收集大量的数据采用了问卷，如自我同一性状态的扩展客观测量——EOM-EIS (Adams, Bennion, & Huh, 1989)；自我同一性过程问卷——EIPQ (Balistreri, Busch-Rossnagel, & Geisinger, 1995)；格洛宁

根同一性发展问卷——GIDS(Bosma, 1985)。

为了增加这一类型学的恰当性和包容性,承诺形成的领域被扩展了。例如,为了对女性更具包容性,增加了婚前交往(Marcia & Friedman, 1970)和性别角色(Metteson, 1977);为包含更年轻的群体样本,约会和友谊领域被操作化(Grotevant & Cooper, 1981);为了对少数民族群体更有针对性,研究了种族特点(Phinney, 1989);为了理解欧洲样本(取样是荷兰),生活方式问题也纳入测量之中(Bosma, 1985)。

尽管基于选择和承诺这两个维度的交叉,但是最初理论上认为这些状态是根据自我调节的成熟水平和社会功能的复杂性(Marcia, 1964)而发生等级变化的。同一性扩散(低选择,低承诺)通常被认为是最不成熟的和最不复杂的状态,反映了对个人现在和未来生活指向关注的缺乏。研究发现,在青少年早期和中期之外仍然处于扩散状态的个体更倾向药物滥用,表现出危险的性行为 and 学业失败(Jones, 1992, 1994; Jones & Hartmann, 1988; White, 2000)。克罗格将扩散状态个体描述为具有低水平的自尊和自主,很难适应新环境(如大学环境),以及更多的自我关注(Kroger, 2003)。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扩散状态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思维混乱、外部控制点,以及拖延倾向和对问题的防御回避。他们的道德归因和自我发展同样倾向于处于同一性状态的最低水平。

因为包含了承诺,早闭(低选择,高承诺)被认为是比扩散更成熟一点的状态。但是,早闭状态的个体具有与墨守成规和服从取向相联系的低水平的发展复杂性,对此已有证据证实,诸如专制、思想保守和僵化(Berman et al., 2001; Marcia, 1980),以及对他们父母的过度认同(Adams, Dyk, & Bennion, 1987; Côté & Levine, 1983)等倾向。

与扩散、早闭状态相比,延缓(高危机——做选择,低承诺)通常

被认为是一个功能上更复杂的状态，因为据说个体在持续的同一性危机中会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自主地考虑同一性选择。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延缓状态中隐含的高水平功能受到较高水平的焦虑(Kidwell, Dunham, Bacho, Pastorino, & Portes, 1995)和不确定性(Meeus, 1996; Meeus, Iedema, Helsen, & Vollebergh, 1999)的限制。

相应地，同一性阶段任务的解决被操作化为第四种同一性状态——同一性获得(先前的危机产生了自主选择，高承诺)，被认为是最成熟的和功能最复杂的状态。在实证研究中已经发现属于该同一性状态的个体与平衡的思维(Boyes & Chandler, 1992)、成熟的人际关系(Dyk & Adams, 1990; Orlofsky, Marcia, & Lesser, 1973)以及较高水平的个人力量，包含以下分量表的测量：自尊、内部控制点、自我力量以及生活目标(Côté, 1996)。克罗格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因素：①人格特征(高成就动机和自尊；低神经质和使用防御机制)；②认知过程(在压力下运行最好；更有目的性，更高水平的道德推理和自我发展)；③人际技巧(高亲密感，自我表露，以及最安全的依恋)(Kroger, 2003)。

同一性状态范式的一般评估

许多近期的综述是关于同一性状态范式的(Kroger, 1993, 2003; LaVoie, 1994; Marcia, Waterman, Matteson, Archer, & Orlofsky, 1993; Schwartz, 2001; van Hoof, 1999)。这些综述揭示了马西娅对埃里克森同一性构想的精细加工，随后对马西娅构想的方法和概念进行了详尽阐述，至少是在“北美、北欧以及部分英联邦的中低阶层到中高层的大部分成员”中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实证方法，来研究选择和承诺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人格和社会行为各个维度(Marcia, 1989, p. 402)。先前的社会化经历，特别是在家庭和教育环境之中的经历，也与作为同一性状态基础的选择/承诺的交叉分类相联系(Waterman,